



漫塘文集卷之十四

宋籍恩改添蓋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謨閣主營玉局觀漫塘病復劉聖著
表

代賀 孝宗瑞芝表

慈親有喜洽和氣於九重列祖垂休發佳祥於三
秀慶源增永薄海均驩恭惟太上泊然無爲靜而
能應一飯再飯而罔間釋聖子之憂勞先天後天
而弗違格高穹之瑞應旬有二日序半三秋當世
世勿毀之庭有葉葉重光之慶於昭景貺兆自淵

衷臣猥以非才肅將明命先覩爲快莫陪俊武於
金闈盛事流傳遠想靈華之玉潤

代賀 光宗瑞芝表

未央稱壽先蕙莢之再旬清廟發祥產靈芝之連
葉慶均八表兆自一人竊以受帝祉而施于孫蓋
創業開基之本意有天下而尊歸父亦繼體守文
之常經非宸心曲盡於精微則和氣曷從而感格
陛下以虞舜之孝盡文王之勤富貴不足解憂惟
思順志朝莫必親問膳迄底復初千秋開震肅之
期九陛集尊崇之典輿情悅豫宗祀光輝宜齋房
之英曠百王而啓瑞當禘祭之室表列聖之同休
臣猥備驅馳欣傳盛美特揖屢揖而三揖悵阻奉
於威顏大書特書而屢書諒增光於紀述

啓

上江東安撫

鎮千古虎踞龍蟠之地逃詹大司寇之尊察一邑
鼠竊狗偷之姦猥司南部尉之職分之相去雖如
蓬萊之隔弱水德之有容則如江漢之納細流介

子墨以薦誠冀司籤之委矚切以驅馳之賤無如
警捕之司事雖猥而貴於必親權至輕而易以速
戾故子真甘心於市卒而灞陵激怒於將軍矧惟
建鄴之民尤萃長干之里連薨萬戶列戍五軍退
慙年弱以貌羸曷底令行而禁止敢以塵埃之末
仰祈山藪之藏某官以命世亞聖之才富博古窮
今之學名揭日月而蒙以養正氣塞天地而謙不
可踰風雲入壯懷早登要路日月開黃道直上禁
途上念二千石莫盡於母慈乃數百里出臨於姑

孰襦袴方騰於歌詠絲綸已促於還歸夏道之近
人雖後刑章之用秋官之率屬益令德意之孚宜
正位於三台以示儀於百辟帝意先定僉謀協從
惟六朝之故都控兩淮之重地令嚴帥閫震萬竈
之貔貅望重留司肅九關之虎豹何啻股肱之郡
是資心腹之臣朱轡爰自於東來丹旆已寬於北
顧旣治居天下之一宜晉膺晝日之三屬叩關願
借於寇恂故增秩姑留與黃霸聽輿人之頌我公
無以歸兮促相國之裝朝廷行召用矣某家徒四

壁教稟一經雖程能再冠於鶚書然擢第竟羞於
牛後大冠黃綬幸備使令於十國爲連帥之時布
襪青鞋敢自暴棄於一氣轉鴻鈞之日

通上元知縣

絃歌美化方藹譽於西州箠楚微官行依光於東
壁喜形手舞幸過心期敢於雉見之先冒貢魚封
之敬某官泰岳祚嗣熙朝世家文章鋪錦繡於筆
端才畧妙經綸於天下三千里宜張於鵬翼十九
年尚屈於牛刀衆謂非宜公惟自得愛日御冬而

良民心悅嚴霜戒秋而黠吏膽寒乳雉在傍已化
嬰兒之慕非熊協兆行聞尚父之歸伏念某壁立
寒家管窺末學再登鶚薦慙居糠粃之前一躍龍
門猥廁塵埃之末瓜期已及樾蔭焉依君子秉心
諒笑白圭之壑小人何幸遂沾晉國之波

通江寧簿已上江寧尉時作

問簿書之閑將倒中郎之屣修竿牘之敬有慙從
事之賢謾布赤心或垂青眼某官名父之子間世
之英好學能世其家操行不同乎俗鸞栖於枳棘

少須千仞之翔鳳鳴於梧桐佇應九成之奏某家
惟四壁教稟一經十年潛心常極鷄窻之苦再鼓
作氣僅題鴈塔之名豈期筮仕之初乃有親仁之
幸傾蓋如故敢言心腹之敷同官爲寮尚資唇齒
之助

通吳真州洪

恭審出綽九重分符千里京兆尹之治辦舊推別
駕之功聖天子之簡知俾鎮迎鑾之地蓋異時入
貢上京之都會亦當今圖復中原之奧區非有長

才曷勝隆委歛板將迎於鷓首磨鈿頂貢於魚封
恭惟某官盛德鎮浮英風立懦胷中灑氣南山秋
色之相高筆底詞華白雪陽春之寡和試觀游刃
何有盤根巨竹庭前吟哦有裕紅蓮幕下畫諾餘
閒藹聞望於縉紳之先贊剗裁於輦轂之下府無
留事人服至公暇日湖山何止平分於風月九天
闡闔謂宜接武於雲霄欲寬北顧於冕旒笑擁東
來之旌騎靖言此郡實控大江賦歛尚寬田里少
聞於愁歎舟車旁午貨財粗有於源流小鬱經綸

來爲保障雖五馬人生之貴方快覩以爭先然三公刺史之爲恐召還之不遠某偏親老矣一第偶然邑尉更書愧見子真於吳市法曹濫吹擬同何遜於揚州風流不逮於前人鞅掌已成於俗狀昔襦今袴幸當叔度之來大袞褒衣願貸齊兒之緩

通石漕宗昭

恭審載奉恩綸聿新使節大江以北仍歸覆燾之中白沙之區尤喜照臨之近猥繇末掾辱在下風敢伸燕賀之私就陳蠡測之見竊以遣使分行於

諸道建臺獨重於此邦歲漕六百萬碩以爲常睇遺規而在日虜讎七十餘年而未復宜仁人之動心矧彼方朝夕不保之時而我乃年穀屢登之日犬羊之羣以何而制牛馬之運於何而施固當同蕭相於關中使轉輸之有賴夷止爲奚吾於江左終委靡以無成然夷攷已行殆可太息戍役有限每窘於餉給舳艫相銜惟謹於送迎以至錢幣愈偏而流轉失宜倉廩徒積而變通無策並邊之地未免逋逃之出沒安土之民或困豪猾之奪攘當

調瑟盍更張之時必攬轡有澄清之志曲學阿世者誰識大計以身許國者無如我公恭惟某官忠嘉世濟於父子之間淵源獨得於師友之際致知格物以治天下信此理之不磨息邪距詖以正人心使斯文之未喪早遂軻書之三樂旋膺漢詔之十行入居清切之班出領蕃宣之寄從容冊府追十八學士之俊游笑傲環滁踵六一先生之舊事卽省進叅於列宿幾廷密贊於中台勇退急流遠持蕩節露下而蕭蘭俱萃歲寒而松栢不凋考績舜朝敢憚東西之易地圖功朔漠詎專南北之通和然而內外異施本末有序願膺三錫命之寵先收一正君之功伏念某嚮道有心獨學無友貢部猥蒙於甄錄銓曹自分於陸沉邑尉更書愧見子真於吳市法曹濫吹擬同何遜於揚州風流不逮於前人鞅掌已成於俗狀今日以至於後日喜惟厦屋之依一天獨有於二天敢恃師門之舊

通鄭倅昭

綸制疏恩緹車載道綠水紅蓮之幕曾未遠於風

流青鸞白鶴之區肯載歸於封部矧在牛馬之走
曷勝燕雀之私某官天賦才猷日新德業學出於
正造游夏之淵源情見乎辭有李杜之光燄斯立
信爲丞之不負淵明耻爲米以來歸六條分佐於
崇臺八計獨裨於密議政成幕府名滿公車瞻東
南水陸之衝莫重迎鑿之地而郡國海沂之詠允
資別駕之功知情僞之備知而威聲之風著前驅
至此闔境晏然圖畫天開真州亭名賡喜平分於風月
長安日近佇觀布武於雲霄某邑尉更書法曹竊

吹曾未見於顏色敢預布於腹心惟今常平坐視
陳腐價有貴賤而糶糴不問歲或饑荒則耗折是
虞力裒在公之餘財圖廣立法之初意規模甫創
而未備財穀曾有於幾何非提綱振領力賜於主
盟則積毫累寸終歸於文具公之來此天其相之
陳仲舉之題輿幸親逢於此日鄭當時之推轂寧
有望於他年

回程司理桂

伏審輟從機幕來典刑曹雖辭尊而居卑實以退

而爲進拜魚封之先辱愧燕賀之後時恭惟某官
粹然天資輔以家學黃綬脫身於下邑綵衣贊畫
於慈闈德行道藝之興賢早推先於鸚薦禮樂光
華以遣使嘗遠涉於龍庭宜遂策於殊勲何尚淹
於俊軌鄭武公之父子方傾篚於國人陳元方之
弟兄佇並登於朝著某拙無與比愚不可移迫於
甘旨之供就此斗升之祿三尺法從事敬奉周旋
六七月云歸尚資覆護

謝韓漕挺舉練達科

偏城執法幸逃司敗之誅當路誤知忽上公道之
薦非意所及懷感實深切以舉員之外復旁設於
諸科立法之意欲廣收於多士名兼練達才豈凡
庸通達如賈洛陽而更事未深明練如胡中庸而
守正猶惑歷求於古已罕其人如某者妄詭事功
初無智慮解數千牛而芒刃不頓夫豈其能有五
石瓠而濩落無容自憐其拙勉從再調實迫偏親
仰供甘旨之須正藉斗升之祿青鞋布襪未容追
杜老之游大袞褒衣屢見鄙齊兒之緩自適參軍

之枯槁幸逢使者之光華恭以某官挹滄浪之秀
於曾中倒瞿塘之流於筆下英詞潤金石灑氣薄
蒼穹奉六條以察州求一士以報國謂某青衫十
載或頗熟於民情以某白沙三年亦粗了於官事
驟加薦達罔使聞知雲箋忽墮於目前袞字已馳
於天上足以起末俗之風靡居然破公舉之天荒
某獨何人身當此選誓堅素履罔蹈他岐當斯世
而立功名是爲報德識時務者在俊傑終愧非長
拳拳有懷縷縷莫狀

代兵官上吳守請假赴省已上真州法曹時

作

掌津人之事悵初志之未伸登天府之名幸前功
之不廢輒忘狂斐仰瀆聽聞伏念某世寓三衢家
惟四壁采芹泮水屢蒙郡博士之知擢桂禮闈猥
出羣公子之右僅登男爵未究遠圖慈庭闕甘旨
之供祠宇竊斗升之祿間關再調黽勉此來夜如
何其筋力寢疲於警盜朝至日昃精神更耗於征
商夢不到於鷄窻分甘同於馬足頃嘗鎖試誤辱

甄收幾年藏器以待時尚存鶚薦新歲臨軒而策
士適際龍飛勉偷餘閒復尋舊業儻自今以往居
德行之科或言語之科則不日之間以俎豆之事
易軍旅之事顧所係之甚重豈此舉之敢輕曲加
禮貌於諸生幸值文章之太守茲蓋伏遇某官曾
中錦繡筆底珠璣延州缺之高風尚遺于後河南
守之治行復見于今遇事凜然如烈日秋霜接物
溫然如春風和氣驗之予奪之際曉然賢否之分
幸以龕官得陪下吏察某平生不飲盜泉之水憐

某蚤歲嘗觀學海之瀾未忍棄遺常蒙寬假頓辱
在泥塗之久猶庶幾死灰之然豈綿薄之所能必
陶成之有自謹憑筆舌以布腹心鹿鳴之宴嘉賓
儻獲陪於趨進鵬飛之至南海曾敢忘於吹噓

通楊帥趙尚書師書

切以束檐啓行將冒子男之寄磨鈆奏記敬于牧
伯之尊兢兢如涉於淵冰爛爛冀垂於巖電恭以
某官剛大之氣不撓於物經濟之才獨得於心發
於文章見之翰墨金聲玉振遠承孔孟之傳鐵畫

銀鈞不數鍾王而下自最治平之課浸膺神聖之
知每六轡之星馳卽百城之風動向者灞上棘門
細柳多窘糗糧時乎京兆馮翊扶風屢鳴桴鼓惟
公至止計效卓然士飽而嬉民歌且舞雖蕭相國
何以當此如趙廣漢蓋不足云持橐甘泉已進儀
於鴛鷺旋舟吳會俄托輿於蓴鱸睠古揚州爲時
廿四橋之八詠雖殊全盛之時八萬石之分
此實權輿之地紫樞黃閣少稽於進位大燾高
牙聊藉於折衝蕞爾邑若不係於戚休重我民誠
不忍其塗炭遽枉五雲之賜仍爲十日之期俾驅
車缺俟於瓜時庶交印可諧於穀旦待下若此其
至有生蓋所未聞宜得時才以空積弊更須夙駕
以副虛懷而某能非已千聞弗知二窮塗久厄而
學問廢矣俗狀已成而疾疹因之暨祗嚴命以促
裝適值慈親之伏枕莫遑遄邁何以自文幸少寬
人子之心將亟筮隸人之列寧須良月卽托二天
前事之失後事之師敢不深懲於曠敗七年之病
三年之艾尚斲少緩於責成

通郭倅

伏以捧大府之檄趣爲下邑之行題別乘之輿幸
遇中朝之彥敬裁尺牘以寓寸誠某官家學淵源
天才穎出曾次足吞於雲夢詞源可倒於峽流令
肅花城不羨南昌之隱去望高蓮幕坐令鄱水之
春回入典上方出臨單父百工濟濟咸精技巧之
能萬井熙熙盡仰絃歌之化交驅鸚表屢徹龍墀
十里紅樓聊平分於風月九重丹詔行趣上於雲
霄伏念某俗狀可憎散材無取親年喜懼慮遠官

之非宜邑務浩穰悔自謀之不審方幸代者去及
瓜之遠俄聞朝來挈行李而歸亟祇嚴命以促裝
適值慈親之伏枕甫茲小愈卽走下寮

通蔡僉

捧大府之檄趣祇役於男邦裁小子之章敬通誠
於幕府退慙狂斐仰冀優容某官以耿介拔俗之
資負英偉過人之識直而不撓端明未遠於風流
粲然有文中郎尚存於典則宜居近著式展壯猶
睠邊防莫重於全淮而帥閫獨隆於諸道依紅泛

綠聊領袖於羣英，曳紫紆朱卽權輿。於要路伏念
某散材無取，俗狀自嫌。部尉來歸，已愧子真於吳
市。法曹濫綴更慙，何遜於楊州。代更惟急於便親，
踈拙遂忘於揣已。所幸代者去，及瓜之遠，俄聞朝
來挈行李而歸。欲鑒前車，未知長策。非藉衷言之
助，曷逃吏議之加。後同郭倅

通叅議

伏以同前恭以某官厚德鎮浮清，標拔俗天民。獨
推其先覺，歲寒方識其後彫。皂蓋朱轡，宜承流於

藩輔。紅蓮綠水，猶借重於賓寮。蓋邊防莫要於長
淮，而帥閫獨隆於諸道。少煩協濟，卽聽召還。某俗
狀自嫌，短材無取。親年喜懼，慮適遠之非宜。邑事
浩繁，悔爲謀之不審。方幸代者去，及瓜之遠，俄聞
朝來挈行李而歸。退揣才踈，曷逃吏議。自今以始，
謹當戒於覆車。過此以還，惟仰依於廣廈。

回泰輿向尉

恭審已及瓜時，將臨梅隱折腰爲米。方慙前哲之
高握手論心，幸遇故人之至敬。哀頌語仰薦，賀誠

恭惟某官粹然天資加以學力萬丈文章之光燄
夙擅英聲三千禮樂之縱橫入參太對甚稱上意
咸後中除迺眷此邦舊稱壯縣雖鷄鳴犬吠境內
相聞而鼠竊狗偷時乎未免慙懸綵棒卽奉明綸
某一別風姿屢更歲籥當年烏巷已無警肅之長
此日龜城更愧催科之拙擬逃百責正賴一同烹
魚而得素書曷勝其喜立馬而伺行李願疾其驅
拳拳有懷縷縷莫狀

賀趙帥元正

鳳曆頒新歲月肇四時之始龍墀眷舊風雲開千
載之期凡藉帡幪曷勝頌詠某官勲庸之茂望實
之孚稽周室之宗盟誰其過此數甘泉之法從無
以尚之方三陽交泰之初正九陛思賢之日惟二
十四橋之景物方賴品題而三百六旬之陰陽允
資調燮卽飛丹詔遂轉鴻鈞某不揣附庸敢陳善
頌願令寒谷盡回鄒律之春何啻魯人但祝僖公
之壽

賀李參政壁冬節已上恭輿令時作

七日來復驗天行之始亨五福類收契君道之方
長慶歸宗社喜在股肱某官誠明守君子之中剛
柔得仁者之勇庸言庸行旣深結於主知一德一
心方密陪於國論逮羣陰之旣剝育萬物以偕昌
宜叶朋來之休遂膺爰立之寵君臣相悅福祿攸
同某夙被化鈞方縻吏鞅想黃扉於夢寐莫獲登
門瞻赤舄之光輝徒勤誦履

通永嘉留教授

臺幕分員遠作諸侯之客郡僚接武幸逢博士之
賢襦刺未馳郇雲首辱仰戢相先之誼俯深不敏
之慙恭惟某官學海淵源詞林根抵陽春白雪和
者彌寡霽日光風溫平可親楊雄之賦河東雖吹
噓之有地僖公之修泮水須教育之得人一從絳
帳之開丕變青衿之習七十子之速肖已著師模
九萬里之奮飛佇應詔綍某一寒到骨寸進冥心
不憚折腰端爲餬口方祗遠次忽冒辟書謀利析
秋毫顧豈我輩之能事生財有大道所冀先生之
與言祈鄉采深敷陳罔旣

通唐提幹

擢從令最來長賓僚幹山海之藏正資婉畫托官
曹之末采激歡悰深慙燕賀之稽重愧魚封之辱
恭以某官高標絕俗厚德鎮浮相業傳芳粹然家
此下有禪於使指前驅甫至七城傾僎於仁言公
此文道方開一札佇頒於溫詔某猥從辟置將遂趨承
所願驅車亟諧傾蓋樓臺近水知得月之獨先虎
豹在山尚採藜之不及

通台州劉倅

丞郡得人了無廢事使臺分屬濫吹充員禰刺未
馳郇雲首墜仰戢相先之誼俯懷不敏之慙恭惟
某官霽月英姿陽春淑氣詞源滾滾笑行潦之無
根才刃恢恢鄙俗庖之易折官塗布武薄海蜚英
雙松快斯立之吟哦行葦廣周家之忠厚花縣來
歸之未遠棠陰遺愛之猶存孤嶼中州聊平分於
風月道山冊府行直上於雲霄某冷落孤蹤棲遲
薄宦折腰爲五斗米夫豈樂爲負郭無二頃田蓋
不獲已方安遠次忽捧辟書以道生財雖聖經之

明訓與民爭利寧君子之本心方時之艱何策而
可畏首畏尾敢一意於謀身足食足兵尚同心於
體國

上安撫辛待制

恭審祗奉堯言載臨禹會五侯九伯卽專鈇鉞之
征萬壑千巖重仰詩書之帥神人胥豫宗社有休
恭惟其官命世大才濟時遠畧挺特中流之砥柱
清明寒露之玉壺十載倦游飽看帶湖之風月一
麾出鎮迥臨越嶠之烟霞上方爲尅復神州之圖

公雅有誓清中原之志乾旋坤轉虎嘯風生俟對
西清入陪閒燕承流北府出分顧憂肆煩十乘之
啓行盡董六師而于邁然念京口之兵可用徒侈
流傳太倉之粟相因未多紅腐必攷杜牧自治之
策庶收宣王外攘之功衆竊遲之我則異是上還
印綬歸臥林園旣乖曲突之謀屢見俗庖之折旋
悔鴈門之失計輕用王恢欲使淮南之寢謀莫如
汲黯起家有詔賀厦無涯竹馬驩迎誤喜細侯之
至木牛饋運正須丞相之來某俛別風姿驟更歲

律曩竊棠陰之覆今欣芝檢之頒一天獨有二天
敢恃門廡之舊今日以至後日所祈山藪之容誦
詠深深敷陳罔旣

謝章倉熨舉改官已上浙東幹官時作

分玉節之光已叨辟命通金閨之籍更冒薦書受
恩不貲拊躬知懼竊以居閑以得祿爲急從士以
脫選爲難起之於家食無聊之時舉之於歲月無
聞之後有一於此足爲特達之知兼二得之直謂
殊常之遇矧求之者皆有道而主之者皆近臣顧

求者不與而與其不能求主者不觀而觀其所無
主連飛鸚奏等是鯁生厥惟艱哉見亦罕矣必有
若囊錐之脫穎庶不孤藥籠之兼收而某學負初
心病添俗狀識慮謾疲於細故器資不及於中人
一字之褒雖可踰於華袞斯言之玷恐有累於自
圭某官以已而推之人居今而行乎古自以平生
之志誓不苟圖故於屬吏之中嘉其靜處此事蔑
聞於後世此生親見於吾身然而僥倖難常報酬
無所惟期後日勇退急流袞衣繡裳歸味閑中之

趣青鞋布襪庶陪物外之游

謝袁侍郎燮舉自代

春官宗伯初拜除書深山野人忽迂遜牘異哉取
舍駭於聽聞雖壞木不復知榮然頑石豈能無感
竊以從臣始上之三日庶寮咸仰于下風猥玷品
題可階進取矧今學者山斗實在夫子門牆天佑
斯文碩果不食躬有一德砥柱弗移薦口或開有
目咸覩旣士之求者不與則吾之舉者極難必視
所以察所安聽其言觀其行語其學問則得於先

生相與言原其性資則異乎懦夫無立志且疾疹
不作膂力未愆庶用之則行不孤求士報國之意
聞之者服可無貴耳賤目之譏如某者少無師友
淵源長逐簿書期會歸來田里荏苒歲時孟郊不
才本非見棄於明主陶潛爲米亦非耻向於小兒
顧膏肓得疾之深而面目可憎之甚綠蓑風雨聊
追漁父之嬉翠佩烟霞屢問樵夫之路蓋自知無
所可用夫豈曰有所不爲誰實誑言公乃誤舉藉
曰樂正在二之中其如稽康有七不可某官矯俗

之弊取世所遺謂迎吸水土者無非陽矯而擲置
道旁者或堪鼎實故甫正貳卿之任盍推一士之
賢雖東閣所留盡朝廷之選而南宮所上乃山澤
之臞某久知逢人而說項斯未遂登門而見元禮
文移下及魚鳥皆驚某雖負吹噓猶知愛助芝蘭
玉樹聞滿家庭榷楠豫章無非國器時固資於黃
髮公更隲之素心儻事尚可爲須煩元老或道當
馴致願付諸郎庶於彼得壯行之宜而在我無逆
施之誚投以桃報以李雖有慙大雅之詩濁斯足

清斯纓尚不愧滄浪之詠

謝喬左史行簡特薦

十五年病免當施秦緩之方二千石詔還忽上稱
衡之薦駭于衆目惕若寸衷夫報國務在得人而
爲士尤貴知己若乃過情聲聞適使厚顏忸怩某
性也拙踈學則孤陋一痛哭六太息旣素無識治
之才二不可七弗堪亦非有高世之志肺感風疾
面若天黥故自棄於明時以苟安於窮巷荷鋤帶
月不辭夕露之霑抱甕灌蔬寧恤夏畦之病歲華

荏苒暮景駭尋眼昏而觸皆生花頭童而殘鬚如
雪蓋不但形容之改而又嗟膂力之愆向使看鏡
無慙踞鞍猶健豈憚督郵之見賦歸去來今又堪
委吏之爲曰會計當已故謂之隱旣不諒其非得
已而謂之狂亦弗察其所以然是非兩忘榮辱何
有不然指終南之捷徑是有爲而爲之勒北山之
移文必有議其後者某官以龜城學製之日正海
陵下帷之時鷄犬之音相聞草木之味偶合雖虞
廷進長方新此日之育才而陳榻空懸猶恐向來

之失士故采葑菲不間草萊某已負深知敢忘忠
告夫名貴耐久道惡苟同願鑒前修缺文後味觀
東閣之竒士自愧無從陪綠野之勝游尚堪有待

特旨改秩謝史丞相

起家而思帝籍已屢控於忱辭更秩以貳帥藩更
驟頒於明命縉紳駭矚閭里歡傳仰洪造之非常
拊沉蹤而自嘆伏念某起身寒素賦性拙疎蚤玷
末科志爲時用長得竒疾事與願違泛紅辭幕府
而歸賦祿忝祠庭之佚曾投閑之幾日卽召審之

自天俛仰十八年間恍如昨夢明良一千載會徒
想下風燮調幸遇於時和鼓舞第歌於帝力豈意
江湖之漫浪尚紆廊廟之記存某官忠貫兩儀學
洞千古不震不動不難不竦定大策於立談無好
無惡無黨無偏合群才而器使方小忝嗣王之求
助欲卷阿吉士之來游遂使負薪有疾之人亦在
拔茅連茹之數且謂申公已逾八十難使留中伏
波尚堪一行姑令補外而某冠裳已裂藥石弗瘳
雖病穎之駒莫備於驅馳然啣環之雀尚思於報

效惟天道功成者退人世位高則危應侯疑蔡澤
之言居然有感子房遵黃石之誠去矣弗難况社
稷之元臣有古今之明鑑阿衡專美在寵利之不
居忠獻兩全由進退之有裕然衆人難與慮始君
子爲能見幾詵詵鄙夫惟知城社之託瑣瑣姻婭
第顧門戶之私東閣豈無竒士如朱雲禁闥亦有
敢言如汲黯試當暇日相與靜思或一時有味其
言實萬世無疆之福某一身如寄百念已空願貸
餘齡俾安窮谷制太平之禮樂雖莫陪與議之諸

生作平地之神仙尚不愧獻詩之處士

秘閣奉祠謝史丞相兼賀除少師

播一德格天之業誕告多方冠貳公洪化之聯丕
昭異數雷風鼓舞夷夏懽呼某官鍾天地之泰和
紹聖賢之純學以古之道爲帝者師中原故疆指
撝而無不服天下大器談笑而寘諸安由心休休
然有容故事綽綽然餘裕盛矣一千載而明良相
會信哉十九年而芒刃若新昔位峻維垣悵莫違
於遜牘茲禮成清廟宜首渙於明綸猶鬱具瞻佇

申成命某山林下士場屋陳人厥初出身頗亦有
志義之與比衆雖笑其踽踽涼涼居之而安人亦
諒其悃悃款款數汗薦墨亦忝辟書不幸而有采
薪之憂旣久而無勿藥之喜形容變改意氣衰殘
如陶彭澤之辭歸而非爲督郵如孟襄陽之自棄
而非關明主從容田里荏苒歲時所願全生比不
才之樗櫟豈期得月同近水之樓臺籍令清班郡
丞高選老於選調旣叨脫選之榮久矣逸居更冒
均逸之寵凡茲誤渥惕若煩言矧惟退安蓬戶之

居其可遙寓木天之直一忱控免萬冀矜從上光
範門之書不敏雖慙於韓愈作畫錦堂之記欲言
尚擬於歐公抃蹈惟深敷陳罔旣

謝宣叅政

十九年山澤之游了無榮望一千載風雲之會驟
昇殊恩鴻造難名鯁生有幸伏以起家而列奉常
之屬脫選而膺別駕之除旣知其疾之深而俾修
清靜之緣復念其名之微而俾寓邃嚴之直此其
事皆無於前比必其人小異於衆中如某者天分

不高月評更下自笑其拙人謂之狂學以入官本
無於師授仕而受祿何有於吏能重以采薪之憂
而無勿藥之喜辭歸如陶彭澤非耻屈於督郵不
仕如孟襄陽非見棄於明主看鏡驚非於故我着
鞭寧計於先吾所願全生若不才之樗櫟豈期得
月同近水之樓臺某官爲斯文之宗任當世之重
方吉甫之入相非裴垺無以盡致於名流故周公
之爲師必召保相與共圖於至治旣小成其小大
成其大復中養不中才養不才遂使陸沉之人亦

預甄收之數某猶具知識敢昧依歸顧結草之未
遑豈獻芹之敢後今邊塵未起國步小康正周家
徹桑土之時乃趙氏爲保障之日願汰貪殘之吏
一蘇憔悴之民庶使擊壤之翁終侈太平之遇抑
令扶杖之老永觀德化之成感悚惟深名言罔旣

謝薛參極

某官識洞古今道兼文武進居宥府談笑而折選
衝直上政塗雍容而定大計乃眷鳴珂之里相聞
擊柝之聲惟逢人必說於項斯故取近不遺於皇
甫

同前

謝葛叅政

某官探諸老之淵源爲後學之山斗方淮南兵寢
獨推汲黯之忠暨博陸功成更賴延年之決爰陞
樞極密贊璣衡遂使陸沉之人亦預甄收之數

同前

郊贈謝王侍郎

劬勞之恩欲報無日贈卹之典有來自天並舍驚
嗟孤生感泣伏念某丁年擢第乙念榮親自失投
機屢孤推轂千鍾弗暨養志焉實難七選未離揚

名乎何有曩由吹送得冒殊私自量何有於毫分
儼免亦幾於八九端門有赦深知推錫類之仁陋
巷宅生其敢援陛朝之例忽幸追榮之及靡拘執
法之常某官叅八柄以詔馭臣閔一夫之不被澤
謂烏猶反哺而况於人雖鴈不能鳴當爲之地乃
飭所隸毋牽於文遂使亡親例膺命秩以至糟糠
之舊亦霑雨露之新心實未安義不敢卻潔蠲以
薦恍如稱壽於生前英爽猶存諒亦感恩於地下

謝王趙二知縣

起語
同前千鍾弗暨養志焉實難七選未離揚名乎何
有上無以副庭闈之望下無以慰室家之心逝川
如斯昊天罔極端門有赦深知澤及於漏泉陋巷
宅生詎敢言聞於當路忽例頒於綸綍使弗異於
縉紳某官鄉誼甚高交情更厚謂不可失者逢辰
之幸代爲控陳不可紊者執法之常曲加料理以
至糟糠之舊亦霑雨露之新

同前

除直寶謨閣宮觀尋除常丞謝鄭丞相

伏以三十年山澤之游了無榮望一千載風雲之

會驟昇殊恩旣優其老而陞之延閣之三復勉其
來而處以容臺之貳大矣洪造曲賜甄收叢爾微
生寔同水履敢伸摧謝且控忱辭伏念某涉獵諛
聞迂踈野性方其年當強仕頗亦志在壯行病色
日侵看鏡已非於故我官情灰冷着鞭一聽於先
吾輟祠官而召審於朝堂免藉令而晉丞於留鑰
旣許卽安於草野更令寓直於蓬山幸會非常敢
嗟不遇豈意此生之未昧載逢大化之聿新異數
駢蕃危衷震灼茲蓋伏遇某官以帝舊學佐時中

興揭大器置諸安天地以之奠位開正路杜其枉
日月以之增明人之有能有猷而有爲我則母固
母必而母意于以會歸有極保合大和協氣應而
百穀用成文德洽而四方無拂更欲招來遺逸益
廣規恢而某病乃棄官夫豈潔身而去少而不學
亦非應變之長期不負於陶成惟少殫於忠告不
可失者誠中原今日之機會不可搖者尤南渡累
朝之本根豈應恃一二才俊之人而輕用億萬生
靈之命且空帑庾之陳積以供軍旅之急須已凜

乎乏與之憂况遲之經久之後諉曰及此閒暇儲
之會通或新虜捷出而因糧或姦民乘間而投隙
竊恐方來之患有非隄度可知宜飭臨邊之臣先
爲固圉之計必我疆我理舉無太息之聲庶自北
自西皆起來蘇之望又近輔之所講畫遠臣之所
奏陳要切之言存亡攸繫曾未施設已廣流傳亦
恐獻議者甫離吻頰之間而間諜者洞見腹心之
蘊要須申戒近密深謹隄防庶幾境土復還混華
夷而一統勲名震耀歸社稷之元臣必有賡石介
頌慶曆之詩豈止述周人美山甫之雅某愧書生
之不識時務幸智者之或擇狂言上光範之書不
敏深慙於韓愈續彭澤之賦歸來尚許於淵明

漫塘文集卷之十五

宋籍田令陸希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漫塘病叟劉宰著

啓

賀辛待制 **寔疾** 知鎮江

奉上密旨守國要衝三輔不見漢官儀今百年矣
諸公第效楚囚泣誰一洗之敢因畫戟之來遂賀
輿圖之復豈比兒童之拍手謾誇師帥之得人某
官卷懷蓋世之氣如圯下子房劑量濟世之策若
隆中諸葛大兒僅數文舉上床自卧元龍赫然勳

名付之談笑繩鴈驚於三尺俾愁恨歎息之俱無
隸龜虎於五符使災害禍亂之不作田園歸去翰
墨生涯馳騁百家搜羅萬象得其小者風蟬碎錦
顧宏而肆之金薤垂琳琅落紙雲煙爭光日月上
會稽探禹穴方八命九命之增崇坐宣室思賈生
忽一節二節之促召皇圖天啓虜運日衰壺漿以
迎久鬱遺民之望肉食者鄙誰禪上聖之謀星拱
百僚雷同一說自介圭之入覲借前箸以爲籌究
財貨之源流指山川之險易金馬玉堂之學士聞
所未聞灞上棘門之將軍立之斯立眷惟京口實
控邊頭雖地之瘠民之貧然酒可飲兵可用蒲絲
保障豈惟增北固之雄約軾錯衡旋即首東都之
會某年幾四十才僅下中向須菽水之供故五斗
米是爲今罹風樹之感雖萬鍾祿何加未忘父教
之忠有喜國讐之雪矧鷦巢之有托豈燕賀之敢
稽未終素鞞之期莫叩黃堂之下執舍人之役雖
阻見於曹叅勒燕然之銘尚或須於班固

謝辛待制 **初人**

孤生屏處已載二千石之良專介鼎來忽拜五十
鎰之餽周之則受感不容言伏念某未報劬勞荐
罹禍釁願何求於當世惟苟活於殘年時叩城闔
愧未忘於舐犢日趨幕府幸已遂於登龍載月端
歸望塵弗再方慙疎慢敢意記憐欲於燕寢凝香
之餘進之樽酒論文之列雖回舩已遠莫陪瀛洲
山上之游然折俎寵頒猶是北海坐中之客自惟
庸瑣何克堪承茲蓋伏遇某官憫士之貧行古之
道謂唐賢之鎮蜀頗加厚於少陵而長公之師杭
亦垂情於和靖故茲厚意誤及微蹤不勝銘佩之
私就首管蠡之見今歲之稔雖及七八時雨之愆
豈無二三如聞里正不申被旱之圖縣吏憚受誑
災之牒倘陳詞有踰於八月則籲哀莫徹於二天
仰冀慈祥亟垂矜憫賜之揭示許以實聞庶使窮
閭盡被邦君之惠是爲小子不孤國士之知

通知鎮江倪尚書恩

陳善閉邪正賴六官之長承流宣化忽來千里之
邦雖北府盡付重臣而南面可無拂士出人望以

在外識時危之可憂肯把一麾而來猶爲三邑之
幸某官凜然大節行乎累朝晦冥日星汗塗玉雪
四維不張國乃滅力排當世之非匹夫不獲予之
辜勉爲斯民而起屬世變之愈下而事勢之適窮
空玉帛以交鄰理難善後糜金穀以養士戰則不
前旱魃與飛蝗相仍楮幣與青蚨懸絕併日一食
斛米千錢田里之間多賣產以鬻妻道路之上有
析骸而食子渤海之盜必起潢池之中季孫之憂
豈在蕭牆之外前車之覆轍不戒當筵之舞袖更

長有社稷臣於公近之矣欲邦國治捨我其誰哉
泛觀論諫之數十百篇可誅貪夫於千萬世下淫
七年病三年艾若未易以遽瘳而一女正百女淫
尚或仗之知恥胡爲勇退莫遂畱行膏肓若何藥
石去矣幸厥今股肱之郡無如吾父母之邦孔子
用則行舍則藏本泰然而無我京口酒可飲兵可
用寧薄之而不爲惟戰衛之疾驅慰履封之願望
某丁年一第新歲二毛壯志蕭條著鞭焉徃病容
滋漫看鏡自慙猥以名聞許陪堂審譬諸倦翼圖

南何爲如彼泉流得坎卽止猶叨祠廩以累縣官
鮒魚之活斗升敢久私於德賜鳳凰之翔千仞願
卽聽於召還祈嚮深敷陳罔旣

賀趙守 **師** 禱雨卽應

伏審憫雨惟勤籲天有請雖此邦之遇旱比及三
年而其澤之應祈不俟終日亶聞異事盡揜前聞
端以其官愷悌存心中和布政視五穀之不熟猶
已饑之自三日以爲霖其禱久矣故爐煙之甫炷
卽協氣之橫流不我後不我先油然作沛然下其

心馳府上身絆田間亟趨朝餐驅耕牛於麥壠更

祈夜月無吠犬於花村

時邑境
多盜

謝史守 **彌** 招鹿鳴宴

身同鷁退久自放於漁樵宴起鹿鳴忽許陪於俊
秀仰祇厚意俯愧微蹤竊以擬人以倫歌詩必類
方食苹之雅詠散入管絃正連茹之羣英進陪樽
俎豈應野服輒廁廷紳如某者疾在膏肓形於面
目旣有慙於看鏡遂絕意於著鞭西陌東阡幅巾
來往南洲北渚短棹夷猶此已同鷗鷺之盟彼方

接鴛鴻之武旣殊出處難奉從容豈意博封特枉
郇公之翰更勤專使來臨顏闔之家茲蓋其官以
道而觀取人所棄謂鄉里所貢故足備於時須而
山澤之臞或可談於物外故因盛集特賜兼收而
某楚龜自適於泥塗魯鳥難堪於享禮辭齊王出
東郭此心實異於孟軻從江州游廬山他日倘同
於元亮

賀丘守壽雋再任

陞華舜閣因任吳頭老稚歡呼大慰攀轅之望江
山動色重歸賜履之中凡曰有知同心贊詠某官
英資天賦正學家傳欲丕昭前人之休不苟徇流
俗之見從容宰掾已贊洪鈞密勿禁塗卽持紫橐
亟奉守符而出再經歲籥之更復從漢家增秩之
常以副河內借留之請觀其勇於求退而進之難
知其介然自持而守者固敢爲世道賀豈特閭閻
私夫久而易玩者常人之情去如始至者君子之
事今邊塵未息民瘼尚多精神若爲而可以折衝
利澤若爲而可以及下京口之兵可用當不愧宣

武昔日之言晉陽之城爲歸庶不孤趙氏他日之
托或強者欲掣其肘貪者欲肆其心則當官而行
在我而已寧可鬱鬱居此惟將望望去之某於部
封公所矜矜肯同餘子僅修溢美之辭願與編毗
更聽維新之令三陽交泰萬彙同春併祈茂對昌
辰益介景福

賀趙守善湘到任

輟從西閩來護北門赤縣神州已掃殘胡之穴朱
幡皂蓋趣頒近甸之春顧縉紳賀厦之攸同況幸

布受廬之自舊其官澄秋爽氣霽月英姿探三易
之旨於未畫之前總七略之要於旣分之後雲煙
落紙炳然華國之文樽俎折衝允矣濟時之略屬
方外禦式俛壯猷羽扇綸巾周公瑾之當赤壁輕
裘緩帶羊叔子之鎮襄陽坐今故國之山川爭上
有司之圖籍顧於今股肱之郡無如吾父母之邦
況松下吟哦勝踐猶遺於贊府而棠陰蔽芾去思
未泯於鄰封易地而來闔境之幸正簿書於始至
黠吏革心折獄訟於片言諱徒落膽倚須治最卽

奉詔還某因病棄官由壯至老頷鬚如雪志念已
灰十五年無趨進之階三萬里悵仙凡之隔潔蠲
泓穎聊申鼓舞之私漫浪江湖尚置網羅之外

回趙守賀冬

觀臺紀物八方呈瑞之初燕寢凝香千里召和之
始鼎來諸福比及羣生恭惟某官識洞化元道侔
剛長仁風駘蕩漸回一氣之迎義槩激昂盡屏羣
陰之退宜入鴻鈞之運默調玉燭之和某久與鷗
盟莫遑燕賀博封下逮旣拜郇公之五朶雲厚餉
偕來復領青州之十從事雖座莫陪於北海而醴
實設於穆生仰認謙光益深慙愧旨且多多且有
豈但歌周雅之詩耆而壽壽而昌更願續魯人之
頌

回趙守賀除司令

農功是務身已老於田間帝籍攸司恩忽頒於天
上深識吹噓之自況勤問勞之先惟三推之禮大
備於有周而千畝之掌聿嚴於先漢於皇聖代列
屬儀曹顧某何人塵此清選

云云某官以世儒英

爲國宗翰折退衝於樽俎洽大惠於閭閻以其受
廩爲氓實在提封之內服田力穡宜知耕耨之方
力賜裏言俾膺中擢然而某病惟日甚貌若天黥
加之髮脫而不可勝冠手戰而不可執筆時駭矚
於行道蓋面目之可憎或見識於故人幸聲音之
未改豈應冒昧以苟恩榮不辭方命之誅謹上陳
情之牘更祈矜憫使遂徹聞四角雙輪雖仰孤於
推轂高山流水其敢忘於知音感佩惟深敷陳罔
既

賀趙守除集撰再任

課五年之治最疏九陛之恩榮祕殿羣英獨高於
論撰長江千里仍入於提封歡動縉紳慶關宗社
某官英姿皎如秋月和氣煥若陽春淮西之功克
成允賴十連之重京口之兵可用更資千騎之臨
既討軍實而訓之且念民生之勞止備禦成而國
有金湯之衛寇攘息而民無桴鼓之虞父老爭叩
關而借之留天子顧在廷而難其代增秩以寵郡
國聊再徇於羣情聽履而上星辰行趣歸於禁路

某青衫未椽白手窮塗弗俟五人之薦而叨脫選
之榮不借一日之勞而冒均秩之制倘匪吹噓之
有自曷轉造化之曲成深惟草野之宅生難玷蓬
山之寓直乃抗章而懇避豈推轂之敢忘鎖鑰之
在北門仍喜寇公之托保障之爲趙氏更祈尹鐸
之寬抃蹈惟深敷陳罔旣

賀趙守除待制帥金陵

恭惟陞華禁從易鎮留都寶章候對之班聿新觀
聽江左要衝之地盡入提封宗社奠安神民欣豫

仰惟歡慰某官雷霆威望日月精誠京口政成豈
但酒可飲兵可用淮南嚴憚蓋常事爲制曲爲防
宜二節以走一節以趨俾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佇
擊中流之楫盡收輿地之圖翠蹕入京大慰遺民
之望襄衣入相式符溥海之瞻某州縣陳人門墻
舊物逃傳庭告不勝抃蹈之私更喜鄉閭仍在照
臨之內

送馮守

多福奉祠歸

慨伸忱請寅奉真祠遶道留行人猶環於鐵甕揚

帆遠引舟已過於錫山進退綽然譽處休甚其官
公心體國實意爲民言之可行逆於耳而必受事
之無益迫以勢而弗爲出分顧憂時方備禦謂穎
川閱車騎之盛徒侈容儀而晉陽成保障之功在
寬根本故凡施設必審後先雖日討軍實而訓之
然常念生民之勞止欲濬防而增壘聿新耳目之
觀恐剝牀而及膚彌重腹心之擾雖急符之屢下
終成矩之不移東西旁郡之民猶仰之如父母南
北沿江之地信隱然若金湯藉未疇固圉之庸何
遽遂投閑之願諒畫戟初辭於兵衛而錦衣得耀
於鄉閭綠野飛觴散臘寒於竹葉平泉得句回春
意於梅梢然猷畝懷不忘君之忠而駒谷有無遐
心之戒三陽交泰惟茂對於時和一節召還遂入
承於晝接某山中狂客林下陳人二天仰竊於帡
幪五雲屢頒於翰墨汲黯甚戇問復妄發婁公盛
德每爲所容願寇君更借一年旣莫侶叩關之父
老問郭牧復來何日更阻陪騎竹之兒童不敏懷
慙有言莫謝敬陳尺素尚亮寸丹

賀趙守范冬至

天之道當還式喜羣陰之退冬之日可愛潛迎一
氣之回敢控愚忱敬伸善頌某官修俎豆而知軍
旅之事置繭絲而成保障之功故淮南之謀獨憚
汲黯而北門之任必委萊公屬當剛長之辰益致
朋來之助坐令隆慮息垂爭凌犯之心可保長江
集安靖和平之福某壯心零落暮景駸尋撫已自
憐儉餘生於三徑祝公難老際嘉會於千齡

回趙守送節物前人

修履長之賀曾未徹於聽官攄逮下之誠已先馳
於命介旨酒最江山之勝嘉穀兼川陸之珍藹然
衰孱何以報稱某官喜新陽之肇復推德令之攜
謙眷言陳人屏居窮巷如草堂之杜老瓢棄而存
如玉川之盧生盤空何有爰頒厚餉以賁孤蹤某
登嘉以還寵榮何已敬陳祖廟以修豺獭之供未
昧此心敢忘犬馬之報

代邑人謝韓守大倫放苗

去歲官租悵寒鄉之多負比辰郡檄飭闔境以停

催新令星馳懽聲雷動夫蠲前數年之積負以沽
二千石之美名實有未孚衆不可蓋至於甫踰省
限當緊常程固有駢首就追殆若貫魚而進亦或
抱頭奔竄不聞吠犬之聲誰其新穀未升許以陳
苗盡閣允茲曠典耳目所未見所未聞宜爾宅生
手足不知舞不知蹈某官體上聖渴想於良牧念
先王血食於此邦已責寬征德意既孚於關市輕
徭薄賦惠風更暢於鄉閭謂出納之吝雖曰有司
之能而積累之羸或重他時之害遂令計此有羨
填彼未輸旣無始作俑之嫌何異人忘弓而得繫
者釋而家人率至於感泣逃者歸而里胥不得以
誰何保障之功當重光於宋代旂章之錫宜再屬
於韓侯某自喜老諸生及見古循吏駢四儷六詎
敢爲溢美之辭去二及三尚敢貢無厭之請

回韓守公劄報免總所吏攤上戸和糴錢

訴以誣金不謂小人之望免其受杖仰欽大府之
寬敬承公牘之頒凜若私心之懼伏念某支離病
骨苟且殘年或命中車棹孤舟追漁父以同嬉或

濯清泉坐茂樹與樵夫而談道利縱關於天下猶
拔毛不爲鬪奚恤於鄉人雖閉戶亦可何不忍向
隅之泣遽自貽出位之愆旣繫其人於桁楊之中
遂得其情於箠楚之下宜震雷霆之怒以懲其欺
使知日月之臨莫隱其實豈期善貸竟追嚴誅某
官德毅以弘氣剛而大柔亦不如罪疑惟輕謂罔
之生求幸免耳而老將至或耄及之幸免者騁其
浮辭耄及者敢於妄發浮辭者宥之則後必知戒
妄發者論之則中必自慙某敢不深惟至仁益堅
素守議國之政其敢效於鄭人頌侯之明尚許同
於史克

回韓守送物并賀除寶謨再任

陞華禹閣因任吳頭千里山川不改提封之舊九
天宮殿逖瞻班列之高詔下十行懽傳萬寓某官
稟姿湛然光風霽月制行凜乎寒露清冰蚤從諸
老之游深探昔賢之蘊文章得昌黎之正更盡去
於陳言虔共知吉甫之云期有光於先祖簡知當
宁徑上要津皂蓋朱幡甫任藩宣之計昔襦今袴

卽騰閭里之歌蓋以歛不及民而上澤下宣政必
出公而下情上達貨泉無壅囹圄屢空宜父老合
辭亟上叩關之請聖皇稽古爰從增秩之留某鷓
巢幸托於深林燕賀敢忘於大厦實懼瀆尊之咎
有稽削牘之恭劃拜寶緘仍頒珍餽光華奪目感
激銘心嗟報德之無從惟盡言而不隱下塵榻於
陳君治郡之日雖慙孺子之爲聽規諫於武公入
相之時尚擬衛人之詠惟慚弘度終諒愚忱風捲
殘紅雨滋新綠緬想黃堂政暇燕寢香凝茂對寵

光益綏福履

賀韓守除總郎

吳頭楚尾課三年保障之功江表滄墟總四道榮
屯之餉使星所照郎宿交輝綸綍初頒縉紳相賀
某官英姿霽月爽氣澄秋明足以察而纖翳弗容
勇足以決而萬牛莫挽有如邇日深念疲氓平斗
斛以受輸已盡掃積年之弊揮翰墨以垂訓更曲
爲後日之防汎觀識慮之深長想見彌綸之密勿
惟兵食之重計關廊廟之深憂輓粟飛芻小試幹

旋之妙簪筆持橐卽歸獻納之班其幸以衰年及
於寬政結草圖報敢自後於邦人卧轍畱行悵莫
趨於道左聊憑尺素以寫寸丹

回韓總賀除寶謨奉祠

職寓寶儲聖世以光於末路書先錦字王人肯下
於匹夫仰戢謙撝俯深震懼其蚤緣疾病遂賦歸
來釣月耕雲惟退安於愚分御風乘氣敢仰企於
仙游方萬化之維新閔一夫之垂老超班聯於芸
閣俾畫錦之不殊績俸給於叢祠更朝餐之有繼

靖言徼倖厥有夤緣某官仁厚撫民溫恭下
漢太守治平之最總唐計相飛輓之權足食
已嚴飭封疆之備亟問亟餽曾不遺山澤之
以吹噓致茲忝冒忘情筆硯悵莫酬明月之
投泥迹漁樵尚曲借二天之覆

回韓總賀除常丞

延閣進陞方叨於誤寵容臺列屬更冒於殊恩感
造化之非常知夤緣之有自伏念某早纏風疾殆
若天黥方當強仕之年卽上退閒之請蓋歸來如

陶彭澤非恥屈於督郵不仕如孟襄陽非見棄於
明主跡偶同於靜退名遂玷於選掄某官以世清
才膺時劇任飛芻輓粟旣擅於雋功噓枯吹生不
遺於餘力遂令猥瑣亦預甄收顧方力控於枕辭
未敢遽陳於謝悃雙魚委貺第深感佩之私尺鷃
低飛尚賴安全之賜

通何守處久到任

輟從蓬頂來鎮吳頭闔境歡呼方爭迎於千騎
門袁公獨先拜於雙魚仰盛德之謙光拊沈蹤

震灼曾未遑於庭謝敢敬賀於厦成某官鍾宇宙
之太和嗣聖賢之絕學富貴當自致蚤峻擢於儒
科州縣豈徒勞幾掃除於民瘼爰受知於當宁遂
布武於周行正色臺端風行草偃盡言諫省坤轉
乾旋方進長於文盟且密陪於廟論屬上方勤於
北顧謂地莫重於南徐少煩施緩馭之方卽遂正
論思之任惟入境而問俗古義有稽故援筆以成
書老生是及而某久苦負薪之疾那知拔薤之規
得郇公之朶雲第誇榮於鄉黨歌叔度之五袴尚

迭和於兒童抃蹈惟深敷宣罔旣

回何守賀符請舉

周官之歲大比方獻賢書互鄉之童難言忽塵首
選某官提千古斯文之印爲四方學者之宗當塲
屋之肇開飭隄防而惟謹雖嚴於奉法務極其公
而恕以取人不求其備遂使不才之子猥先諸邑
之英曾未展於庭參先已頒於臺餽瓊漿官幣玉
屑餼羊登拜已還懷慙無已顧申公已老雖應聘
以奚爲而漆彫未能縱欲仕而不可併祈福護使

獲安全不勝感謝之私更切歸投之悃

謝王料院因免起夫運上供米綱

罔水行舟聊激君子之怒息肩弛擔竟賴仁人之
言千里宅生一誠感德惟時下邑合解上供適此
旱乾難於漕運是任是負藉使盡役三十六都之
人載馳載驅安能驟致萬九千石之米徒爲民擾
無補軍需雖郡之政弗涉於餉臺且君之官不列
於幕府然頗關首尾易借齒牙猶慮其有從有違
且度其不憤不發爰徵故實得古書之一言公肆

詆訾忘官守之異事果承勇往力戒急徵遂下州
家盡收星火之令亟止陸運俾須水澤之盈茲蓋
其官自期古人樂聽苦語凡北山先生之遺訓每
溫故知新雖皇華使者之齊驅能以小事大故言
若越俎然進則投機某與受一廬猶深百念累糧
而往已欣並舍之復歸合耦而耕更喜隣田之可
約其爲感歎莫旣敷陳

回高倅不向賀冬

陰陽迭運驚化日之初長郡國不空仰卿雲之下
覆顧屏迹莫修於賀牘而辱知先枉於來函某官
學海淵源詞林根柢典司奏牘已上於星辰乃眷
价藩猶分於風月以寬濟猛用廉律貪履茲剛長
之辰茂介大來之祉某負暄窮巷莫陪賀客之後
塵矯首貳車但祝我公之純嘏

回葉知縣到到任

申錫明綸載紆墨綬得百里地未廣於前封戲五
綵衣足便於親養受塵四境賀厦一心仰惟某官
以玉樹之姿挺石林之秀粹矣過庭之學燁然華

國之文蚤歲踐揚弘壁列陳於西序羣公交薦大
鵬直上於南溟玉殿傳臚金閨通籍棠陰障午方
深畿邑之恩花氣回春又領男邦之寄蓋崇雅操
要訖外庸眷惟一方屬茲多事經總制數千緡之
入驟益於一朝前後政三四年以來已同於常賦
加以州家迫甚縣計索然編民死徙幾半而急征
累歲逋負之租綱運交發已足而責償到倉折閱
之數吏胥之追逮略盡田里之濟卹未聞欲搥髓
剝肌遂除於他日必明目張膽力辨於此時願采

狂夫之言益究大賢之業豈但治平之詠可
今抑爲慈惠之師比隆於古某早緣多病自棄明
時事是邦大夫之賢信知有幸聽滄浪漁父之曲
未辦修辭辱問相先拊躬知懼所祈雅量不殊楚
澤之寬庶察愚衷有異陽鱈之吸

回葉知縣賀年

葭管飛灰夕喜陽春之到椒觴獻壽曉驚嗣歲之
新凡在提封曷勝頌詠某官以愷悌之質爲慈惠
之師善政方興疾固知於無妄寒氣已送吉宜底

於大來快覩飛鳧入陪振鷺某方圖翌日祇見下
風先勤駢儷之辭欽仰謙撝之意祝公純嘏第極
此情踵客後塵尚期他日狂斐愧甚高明炤之

回魏知縣文中到任

祇奉明綸來紆墨綬瞻言百里方輿何暮之謠式
喜一朝爰趨後來之上未修燕賀先枉魚封仰佩
隆謙俯慚憚息某官高標絕俗與學傳家集知漢
世之便宜挺有鄭公之風烈高士而爲主簿卑棲
威仰於鳳鸞豫曹之作刑官滯訟悉空於雀行內

司玉軸外贊戎昭司征聊示於假塗論薦遄聞於
溢格賢人在上引類方觀鵬路之開君子學道愛
人自詭牛刀之試惟今桑梓必恭之地頗有杼柚
其空之憂里正時窘於誅求戶長或困於白紵縣
胥漁取誦言月解之均敷郡吏狼貪相與日來而
不止儻非正始何以圖終二千石之賢固常存於
惻怛一再見之頃尚勿靳於敷陳庶幾三異之成
亟迂九遷之寵某衰孱甚矣疾病加之漫浪江湖
駸尋歲月幸同吾黨之小子得事是邦之大夫絃

歌而化武城願快爭先之覩軒蓋而迎子賤預懷
不敏之慚

回林知縣**佑卿**到任

祇奉明綸來紆墨綬閭閻在望地無三舍之遙舟
馭戒嚴陽當七日之復地近熟知於民隱陽回且
迓於時和凡此受廛同於賀厦其官探古往不傳
之學讀人間未見之書筆陣足掃於千軍文燄豈
惟於萬丈棲遲梅隱笑傲槐庭人物風流更出昔
賢之上民情畏愛猶存兩邑之間眷此句金之邦

實接鳴珂之里舊令尹之政旣井井可觀賢大夫
之來諒繩繩不改然吏之取於民者日巧而郡之
責於邑者日苛持平於上下之間致察於從違之
際仰惟明鑒動有成規要令九鄉三十六都之人
皆被明公之賜庶幾四善二十七最之考不爲他
邑所先某白髮蒼顏殘年餘日方賡杜老萬間之
什已辱郇公五朶之箋執德之謙惟深於佩服修
辭之後尚冀於矜容

回王丞**唐卿**到任

惠泉山下笑別煙霞藍田記中來問松竹受廛有
喜贊府得人修燕賀以未遑愧魚書之先辱某官
早探六經之旨屢從諸老之游七千朶獨秀於盤
盂九萬里擬搏於溟渤一行作吏聊收塲屋之功
再轉爲丞尚勞州縣之職顧義廩侵移於他用而
役錢乾沒於吏姦儉歲饑民何以糊口警曹募士
頗有離心因舊貫振而新之開遠圖或者自此某
年踰耳順事已心灰收之桑榆式借輝光之被譬
諸草木幸逢臭味之同敬觀駢四儷六之文庶幾
襲六爲七之作瓊瑤匪報也更有覩於後時几杖
以從之尚許容於暇日

回楚丞  到任

帝闕疏恩男邦貳政事功已試有如熟路而駕車
里社相望更若繡衣而行晝凡在受廛之列疇非
賀厦之人某官孕秀天枝舉華月窟淵源學海未
多鴻寶苑之藏根柢詞林寧假古錦囊之蓄世科
俯拾官路橫翔綠水紅蓮勝游荐歷高槐翠柳雅
趣未忘雖官稱不改於前時而地望已殊於他邑

南連畿甸足爲近水之樓臺北接江壖正倚濟川
之舟楫願亟推於素蘊以直上於要津某壯志已
灰病容如鬼殘年幸矣卿雲覆之問牘重頒采戢
相先之誼報章獨後尚寬不敏之誅

回張簿文之到任

天陞疏榮雷封分職高士而爲主簿人言爲何是
邦之事大夫我心則喜蓋以草木之同味豈惟桑
梓之必共仰惟某官典刑故家文章正派得其小
者風蟬碎錦頽宏而賜之金薤垂琳瑯天開九重

宜接俊游之武地儉百里尚資佐理之功顧田里
愁歎之相聞由官簿勾稽之不審賦已輸而追者
旁午前未竟而後者紛來非得明敏之才曷掃因
仍之弊鸞栖枳棘夫豈久淹鳳鳴梧桐卽膺顯擢
某自笑其拙人謂之狂向須水菽之供故五斗米
是爲今纏風木之戚雖萬鍾祿何加已欣爭席之
多寧復曳裾之想有如貢問亦墮後時敢期德履
之謙先枉誨函之辱駢四儷六足窺華國之文問
一得三尚叩傳家之學會言近止企予望之

回劉簿師成到任

祇奉絲綸來司簿領已消剛日遂振頽風以邑人之相爭知公心之有喜伏以某官西京才子東觀名流雖謙謙自牧之卑有挺挺不屈之操顧吾邑勾稽之職久墮吏姦非賢者明敏之資曷瘳民瘼然其汨我也以始其逢我也以私惟益務於謹微使莫能以投間庶善良有恃不盡折於豪強亦望實孔昭可遂階於遠大某未修燕賀先在魚封何以報之擬效涓埃之補可以言矣甫修泓穎之恭

不敏懷慙勿罪是望

回張簿到任

祇奉東擢來典勾稽籍甚英聲聳於羣聽凡在幪幪之下同深鼓舞之私恭以某官文采雲間之世家風流天上之公子雖春秋之鼎盛已學術之淵源飛鵬九萬里之程足知直上解牛十九年之刃更在善藏某百念已空萬事俱懶敬手裁於尺牘以復先施須躬叩於仞墻尚寬後至自餘衷曲并俟面陳

回潘尉彙征到任

奮由上第來蒞警曹百里去家一帆便甚雙親未
老三釜及焉茲人子之至榮諒公心之有喜伏惟
某官淵源學海翹楚儒林雖與人如和氣春風而
律已若嚴霜烈日四舉禮部文粹唐賢一上太常
名傳漢陛方青佩爭承於師範而黃綬已屆於官
期蕞爾此邦紛然宿弊良民怖吏若虎黠吏驅民
若羊要須綵棒之威一新羣聽庶應金沙之瑞卽
上要津某未飭賀牋先承問牘既辱高軒之過尚
稽漫刺之投惟山林之士蓋退藏而疾病之軀多
曠弛加之以罪亦又何辭原其此情則所願望

回陸尉慶洪到任

祇奉選掄來司警捕縉紳歆艷正雙親未老之時
輿衛雍容乃百里便家之地凡曰人子所共贊喜
矧爲部民將遂焉依某官學於家庭稱於州里蜚
英太學擢秀禮闈老生所未能名早標於桂籍後
來者居上代靡俟於瓜時足知世德之深長想見
天姿之卓絕然才若發劍之刃貴於善藏學譬爲

山之功期於不止庶弘遠業不愧義方某因病棄
官習閒成懶雙魚尺素良佩先施景星卿雲尚圖
快覩

回劉尉文明到任

擢第丁年分曹壯縣鼠竊狗盜凜乎聞風鷗化鵬
搏在於不日贊喜之極有職所同某官致遠如千
里駒多聞若五經笥方宣室欲賈生之見而南昌
勤子真之來孰云會合之難佇看騰踏而上某少
焉多病老矣無能首辱魚封已欽爲禮之過三迂
騎氣更知執德之謙錦函敬用捲還短褐自應走
謝居慚不敏切幸有容

回趙尉宗書到任

擢秀周盟蒞官梅隱先聲震疊已知狗盜之奔逃
亨會鼎來更趣龍門之變化受屢於此賀履同之
某官光風霽月之姿白雪陽春之句庶幾古之作
者豈但望之儼然一第太常名宜登於漢陛五舉
禮部數乃過於唐虞蓋造物欲老其才而賢者貴
習於事四十日強仕茲其時乎九萬之搏扶自此

始矣其病容可笑晚景何堪猶幸吾儕小人得事
大夫賢者雙魚跪讀居慙惠問之先歸鳥倦飛尚
恕登門之後襟懷贊喜筆舌奚殫

回柴監愿到任

祇奉選掄來司征權析秋毫言利事豈云學古之
宜策高足立要津或者假塗於此受廛四境賀履
一心某官玉雪精神冰霜操履夙稟庭闈之訓久
從場屋之游獻賢能書名已登於天府司關市賦
職聊佐於雷封惟糟丘之課有常而壠斷之術難

恃粵自州網密而不漏縣網弛而不張旁午追胥
迫斯是皆已甚矣塊坐主者本之則無如之何以
至付炊淘之任於姦豪苟錙銖之贏於販鬻茲謂
倒置云云更張雖發策決科其則不遠諒改弦易
轍致此非難某頽然病體昧於世故辱尊公之手
教知執事之心期矧琅函置在古錦囊而瑰詞不
減青玉案辭之不可領次懷慚幸已諧雲霧之披
敢盡略寒暄之敬謹哀儷語以謝謙施暇日從容
倘未嫌於過我舊書廢忘端有賴於起予

漫塘文集卷之十五

漫塘文集卷之十五終



